

雨林中的调查人

张智欣

在彩云之南的最南端,有一片被大自然偏爱的土地——西双版纳。广袤的热带雨林像一颗绿宝石,镶嵌在祖国的西南边陲,散发着神秘而迷人的光。

雨林上空,浓云低垂,如浸透墨汁的棉絮,沉甸甸地向傣家竹楼的飞檐。风裹着澜沧江的水汽掠过橡胶林,树的老叶翻出银白的背面,窸窣作响。紧接着,豆大的雨珠洒落下来,在芭蕉叶上敲出清脆的鼓点。顷刻间,雨点如万箭齐发,雨林在雨中苏醒,每一片叶子都成了晶莹的容器。粗壮的

榕树根贪婪吮吸雨水,绞杀植物舒展须,附生兰花开得愈发娇艳。

作为雨林调查人,我们总伴雨而行。走到村民岩大叔家门口,他热情招呼:“辛苦喽,这么大的雨还来跑数据,看你们裤腿都湿了,快坐快坐。”刚坐下,他就端来温热的茶水:“自家种的,尝尝。”轻抿一口,茶香醇厚,疲惫一扫而空。

闲谈过后,我们拿出资料开始工作。“叔,这个月家里收入和支出多少?”“最近橡胶割得多吗?价钱稳不稳?”“家里的猪卖了多少钱,价格怎样?”岩大叔摸着下巴仔细回想,不确定时,便翻

出记账本指给我们看。雨水敲打瓦片和树叶,茶水的热气与屋内的对话融在一起,真切而温暖,慢慢勾勒出雨林乡村经济鲜活的模样。

农贸市场是雨中的另一处战场。顶棚铁皮被雨点敲得咚咚响,摊主们用塑料布仔细遮盖货物。我们穿梭在摊位间,询问价格,认真记录。雨水顺着檐滴落脸颊,模糊了视线。一位卖水果的大妈好奇询问,杨姐笑着解释:“我们在记录价格,这些数据能让政府了解大家的生活成本,更好地服务大家。”大妈连连点头,还主动介绍起水果的品质和价钱。一旁卖菌子的哈尼族大叔把竹

筐往前推了推:“这场雨让菌子长得可肥喽!”话语中满是欣喜。

夜幕降临,雨仍淅淅沥沥下着,敲打着窗台。办公室里,调查人对着电脑整理数据。那些带雨痕的字迹,既记录着西双版纳人民的生活日常,也藏着我们的责任。窗外,傣家竹楼的灯火在雨雾中摇曳,像温暖的星星,照亮这个被雨水浸润的夜晚。在这静谧的雨夜里,调查人用自己独有的方式,梳理着雨林的经济脉络,守护着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西双版纳调查队)

返乡的后备箱

林乔

工作后,每次从老家返程,汽车后备箱总在不知不觉中被塞得满满当当。妈妈包的粽子还带着粽叶的潮气,爸爸从菜园刚摘的小白菜沾着泥土,外婆杀好的土鸡用细麻绳捆得结实——这些裹着“怕你不在吃不好”的絮叨,成了我在城市打拼时最坚实的慰藉。

外公是有着50年党龄的老党员,也是老调查员,退休后仍改不了较真的性子。有一次回家,他拉我坐在院角的藤椅上,一边用手指捻着烟盒里的卷烟,慢慢抽出一根夹在指尖,一边关心我的工作:“你们统计调查,现在都用上电脑了吧?”我告诉他,不止电脑,平板、手机也都能直接录入数据。他听了总会眯起眼笑:“那可比我们那会儿强多喽。我年轻时搞农调,就靠一个硬壳笔记本,踩着露水往各村跑,回来还得嚼着嚼着算盘核数。”说着,神色又肃穆起来,“不过机器再灵,也得人实在。数据要是掺了假,那可是糊弄党和老百姓。”

这些老故事我听了十几年,每次却仍能咂摸出新滋味。“那会儿下乡,自行车是最好的脚力,遇上下雨天,泥巴糊得缠住车圈。有一回去核算粮食产量,村支书非要留我吃饭,端上桌的鸡蛋炒得油亮,我心里明白,这是想让我在上报时松松口。”外公粗糙的拇指蹭了蹭藤椅扶手,“我扒了两口白饭就走了。后来重新核的数,比村里报的少了两成,可心里踏实。”末了总不忘添一句:“你在办公室干统计,数字就是秤星,少一两也不行。”

最近一次回家,外公从床头柜的铁皮盒里翻出两本书,纸页卷边,显然是常被翻阅。“之前镇上给老党员发的,我眼睛花了,你拿去。”一本是关于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的故事,记载着他们在艰难岁月中坚守原则、为民服务的点滴;另一本是蕴含人生哲理的散文,篇篇如智者存侧,娓娓道来诚信、责任与担当。

他翻到某一页,指腹在有些模糊的字迹上轻轻摩挲:“这里头说的,跟咱们那会儿讲的‘规矩’是一个理。你天天跟报表打交道,守好本分,比啥都强。”

望着外公期待而郑重的目光,我将书接过来,小心地放进了后备箱。

如今工作忙碌,我偶尔会把书摊在办公桌一角。核对报表时,看到某个小数点后的数字,会想起外公说的“秤星”;整理会议纪要,斟酌某个表述是否准确,会想起他讲的“实在”。有一次加班至深夜,对着屏幕心神疲惫,瞥见那两本书,忽然想起他坐在藤椅上的样子——指尖卷烟明灭,他说:“干活别怕慢,就怕乱。”

每次启程回乡,后备箱的东西总是不少。那些吃的用的堆在那儿,像是把家的一部分也打包捎了回来。而这些带着烟火气的牵挂,连同外公的书与话,渐渐沉进了工作里,成了心底的定盘星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海口调查队)

运河流光

胡敏摄



蜜翅,乡味

丁纯亮

行李箱碾过动车站台,沉甸甸的箱侧总挂着几盒黑亮油润的蜜汁鸡翅。这道藏在福鼎街巷里的美味,已成为大学室友舌尖上最顽固的惦念,也是我每次返校必带的小礼物。透过透明方盒,缭绕灶台的至味浓香仿佛被凝结封存,静待远方的同学启封。

每次寒暑假回家,我总第一时间踱进龙山北路的老店。大叔正麻利地将新出锅、香气浓郁的鸡翅码进透明盒里,那熟练的手法,与我小时候趴在柜台前看到的如出一辙。“老板,来一盒!”此刻递来的香甜软嫩的蜜翅,已是我久违的、刻进骨子里的乡味。

今年初到新单位,同事得知我是

福鼎人,便笑说:“好想尝一口你们那的蜜汁鸡翅。”第二周回岗,我将鸡翅轻放在办公桌上。塑料盒刚掀开一道缝,那股熟悉的香味就窜了出来——先是蜂蜜裹着焦香,接着卤料的咸鲜冒出头,连肉香里的油脂气也一同扑入鼻尖,顷刻弥漫在整个办公区。就是这这个味!”同事吮着指尖赞叹。这鸡翅外皮微焦带蜜,内里鲜嫩多汁,酱香与甜咸交融得恰到好处,回味无穷。一盒“酱香蜜韵”转眼见底。

而这沁人心脾的味觉密码,早已在福鼎民间代代相传。选料有讲究,鸡翅须饱满如弯月;焯水紧肉后,姜片在热油中爆出辛香,红曲米点染出熔金般的油亮色泽。鸡翅滑入锅中,煎出焦糖色的脆皮,待两面金黄,便沉入翻滚的秘制卤汁——蜂蜜的清甜

与酱油的醇厚在慢火中交融,八角桂皮的香气如古谣低徊。最见功夫的是收汁,老师傅执勺轻搅,卤汁渐稠如蜜,均匀裹上翅身凝成晶亮薄衣。口味需反复验证,多一分则蜜苦,少一分则味薄。

不知从何时起,这囿于福鼎街巷的墨玉浓香,乘着自媒体的东风飘向远方。短视频里,主播轻掰黑亮鸡翅,琥珀蜜汁悬垂指间的特写,撩动千万味蕾;社交平台上,透明食盒与高铁窗外山水同框,传统滋味悄然融入现代生活的图谱。一块热气氤氲的蜜翅,不仅是饕餮的零嘴,家乡的味觉记忆,更是情感的寄托与心灵的慰藉。这味道已深烙心底,每次品尝,总能唤起那浓浓乡味的独特魅力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宁德调查队)

小园

远之

燕子呢喃,衔来春天的序曲
蜻蜓低徊,与小荷缠绵密语
喜鹊在枝头张扬着喧闹
麻雀在草尖蹦跳着欢愉
还有,那不知名的鸟雀
也赶来,在此地打卡留念

迎春与残雪,悄然握手言和
荷花擎一池清露,拥抱着暑热
月季的明艳,从未爽约
海棠、杏、李、桃、梨、核桃、柿子、银杏
芬芳了每寸光阴,每个角落
谁能关得住,这满园蓬勃的欢喜

不惧风雨的脚步,踏亮晨昏
太极、轻舞、八段锦,身影翩跹
丝竹管弦,吟唱低回,各自悠然
稠密的绿荫,滤过一声声清丽京韵
孩童追逐,将笑声摁进泥土
老人闲坐,把时光揉进茶烟

小园,就在你我身旁
这里,能听见大地深沉的呼吸
这里,能触摸四季更迭的脉动
一草一木,一禽一石,一景一物
皆与我们血脉相通,呼吸与共
这里啊,珍藏着生活最本真的密码
与时光深处,那最快乐的秘密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)

家乡的黄花

尹霞林

立秋过后,晨晚已透出丝丝凉意。白日的暑气虽还恋着不肯走,终究是弱了几分。家乡的黄花,随着节气的流转,渐至花期的尾声。枝叶间的花蕾稀疏了些,却更显饱满——仿佛将整个夏天的日光都攒进了金黄的花苞里,沉甸甸的,透着一股收尾的郑重。

黄花草,学名忘忧草,又名金针菜、柠檬萱草。它耐暑、耐旱,不挑土壤,地头坡坎皆能生长。在良田稀少的家乡,黄花从不是仅供观赏的花,也不只是佐餐的菜,更是贫瘠土地上一份沉甸甸的希望。是暑去秋来之际,对日子最踏实的盘算。花开是景,蒂蕾是收。黄花只摘花蕾,尤其立秋之后,花蕾似也知时节紧迫,膨长得飞快,稍不留神便舒展绽放,采收的时机须掐得极准——摘早了,干瘪发黑;等开了花,便只能任

其在枝头凋零,成了秋光里的一件憾事。

为收好这最后一季,花期尾声里,家乡人依旧趁着日头未烈,赶在正午前将余下的花蕾摘尽。立秋后的阳光虽不似盛夏灼人,但坡地上的土仍是温的,枝叶上快要干的露水沾在手上,黏糊糊的,反倒比盛夏多了几分缠绵的湿意。好在这片土地上的人,从不惧收尾的细碎辛苦,他们只怕一季劳作落了空,怕来年开春,孩子的书本钱还没攒足。

儿时哪懂什么节气,只知立秋后摘黄花,须比夏日多披件薄衫。跟着奶奶挎筐上山,往日漫山遍野的人影已稀,只剩几家熟熟的邻居,在各自地里埋头忙碌。太阳爬得慢了,衣衫不会立刻湿透,但坡路被踩得光滑,若不慎摔一跤,膝盖磕在微凉的土上,反比夏天更疼。手仍在枝叶间飞快穿梭,心里却多了些急切——奶奶总说,处暑一过,花就懒结蕾了,摘一

朵便少一朵。偶尔撞见已然绽开的黄花,在秋风里轻轻摇晃,心里的懊恼比夏日更甚,仿佛是将秋天的念想,也随花瓣带走了。

若说采摘是与时间赛跑,那立秋后的蒸晒,便更多了几分“看天吃饭”的意味。摘回的花蕾须趁午后暖意未散,赶紧摊晾在竹匾里,不再用薄膜捂蒸——秋阳虽烈,却伴着清爽的风,晒上两日,花蕾便缩成深黄的干条,浸满了阳光与秋风的味道。若不幸赶上秋雨,便得急急搬入屋内,以炭火慢烘,那滋味,总比日晒的逊色几分。

家乡人珍爱秋阳,甚于盛夏。因这秋天的晴日,是收成的保证。每一缕阳光落在竹匾上,都如同给干花镀上一层金,能多换几分钱。百余天的花期,始于暑热,收于秋凉。除了采摘蒸晒的忙碌,快乐也藏在细处:赶在花前摘完最后一筐的踏实,秋阳下翻晒干花时的片刻悠

闲。大人偶尔从镇上带回一串糖葫芦的甜,以及将最后一批干黄花卖出后,数着钞票的满足——这些琐碎的欢愉,也恰如“忘忧草”其名,让人忘却一季的辛劳。

前几日,婶婶发来家乡新拍的MV《摘黄花》,说镜头里那个背着小箩筐、在秋风中追着蝴蝶跑的小女孩,像极了儿时的我。视频反复看了许多遍,往事随秋风阵阵吹回:父母为了我们,春种秋收从未停歇,他们摘黄花、挖红薯、晒谷粒、编竹筐的身影,在记忆里愈发清晰。那些艰辛里的坚持,令我鼻尖发酸,心中满是化不开感激。

秋意渐浓,家乡的黄花即将收完最后一茬,竹匾里的干花也该入库了。乡愁亦如这沉甸甸的收成,落入心底。那曾养育我们的花蕾,摘在了记忆的指尖;那从未凋谢的黄花,永远开在了思念的心间。

(作者单位:湖南省宁乡市统计局)

花中访客

雷泽瑜 摄

